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今夜我想起你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 今夜我想你

[美]劳拉·特勒

王志强 译



## 第一章

迈克尔·卡西蒂沿加州海岸那丝缎一般的沙滩吃力地向前走。他神情专注，他一向是这样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涌向沙滩，轻抚着他腋下那副双拐，可他却似乎对此毫无感觉。一只孤独的海鸥在他头顶盘旋，鸣叫，夕阳映得天空一片绚烂，也照在他那张毫无表情而又消瘦的脸上。

迈克尔凝视着前方。偶而，他也眨一下双眼，挤出流到眼里的汗珠。他费力地向前走，全然不顾密布在沙滩边上的那些简陋或豪华的住宅里的们会怎样看他。

迈克尔稍稍顿了一下，然后握紧双拐加快了速度。他那条没有受伤的腿飞快地移动着。终于，他走到了这段沙滩的一头。他绕过托利松林陡崖下的那块巨大岩石，又开始往回走，回到三里远的海荫公园。

汗水浸湿了他那深褐色的短发，浸透了他那短裤和他身上那件褪色的南加州电影学院短袖衫。左颊上方有块肌肉在抽动，他咬紧了牙关。尽管已经竭尽全力，全身大汗淋漓，他仍然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他花了六个星期治疗受伤的跟腱，但是要想完全康复还需要时间。毕竟，他已经四十岁了；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身体健壮的铁人三项赛运动员了。

上个星期他给自己安排的耐受力练习路程要短得多，这一次看来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当他终于看见公园大门的时候，他有点神



志不清了。走进公园，他停住脚步，稳一稳摇晃的身体，这才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清新的氧气抚慰着他那饥渴如火的肺。

迈克尔静静地体味着拂过他肌肤的一缕缕清风。他看到了那轮落日。他记起了早年在西非一个孤儿院拍的那部记录片，记起了在拍摄过程中看到的那些壮观的落日。突然，他觉得眼前的落日又一次唤起了他向大自然表示叹喟。

落日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如漆一般的黑发，着一件不加任何修饰的纯白泳衣；她出现在日影里，出现在涨潮的浪头上。边克尔皱了皱眉头，心却不觉跳。待看清了这个打断他观赏落日的不速之客后，他呆住了。她是什么？是锻炼过度引起的幻觉吗？他眨了眨眼，凝神再看。她没有消失。正向他而来。湿发贴入她脸颊上，她甩了甩头，甩开了那一头齐肩的黑发；然后，她用指尖拂去眼上和唇上的水珠。又一个浪头卷过来，可她站稳了，没被冲倒。他听到了她那清亮的笑声，那其中包含了开心与自得。

迈克尔觉得自己突然无法呼吸了，全身的肌肉都变得酸软颤动。热浪在他的血管里肆虐横行，鲜血火烧烧的。迈克尔知道，他遇到了让他动心的女人。

然而，就象大多数意志坚强的男人一样，不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迈克尔都足以自制。这虽然近乎残酷，可同他的个性却并不相左。他不想吓着眼前这个女人，可他又不情愿就这么同她擦肩而过，于是，他索性不想任何东西，只管陶醉在这比落日更让人心动的美丽之中。

伊莉莎白·帕克在海浪中站稳了身子，避开了水底的回流，慢慢靠近海岸。她对大海相当熟悉，一看便知有很多年的游泳经验，对她这种三十四岁加州沿海居民来说，大海是她的伙伴，挑战与宁静都是大海的赐予。

海浪很猛，她听凭潮水带着自己向前漂了一阵，思绪也飘了一



阵。突然，她直起了身子，水底的潜流冲得她打了个踉跄。一个漩涡，一片浮沙。她终于站稳了脚步，向大海和海荫公园中间的那片沙滩走去；那儿有她的一条浴巾。

伊莉莎白把浓密黑发拨到脑后，眼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个在她往回游时出现在沙滩上的人影。向前走到海水及膝的时候，伊莉莎白看清了那人手中的双拐。他就站在离水边几尺的地方。

伊莉莎白的目光搜寻着那男人消瘦的脸。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她知道这是个让她怦然心动的男人：头发修理得体，眼眉很浓，有一双会说话的褐色眼睛，眼角的鱼尾纹延入发际，他的鼻梁笔直的，还有一个显得很刚毅的下巴。

他的身体很健壮，肌肉饱满，乍一看去觉得他也就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可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的阴影却明白地表露着他心灵的疲乏。他眼中的忧郁被她读懂了，也读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他该平已过了不惑之年了。她眼睛掠过他拄着的拐，停留在裹在他左脚踝处的绷带和纱布上。直觉告诉她眼前这男人并不是因为冲浪而受伤的。他看上去比这儿沙滩上俯拾皆是的逐波随浪的人们好像更——伊莉莎白搜寻着合适的词——复杂，更真实。

她向那高大强壮的身躯膘了一眼，虽然相比之下她那五尺四的个头显得过于弱小，但他脚上有伤，而她则受过自卫训练；这样大概在体力上可以拉平了。不知为什么，见到他，她一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在没清楚他底细之前，她决定保持慎重，保持距离。伊莉莎白知道谨慎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必要的。

她的目光又回到了那男人的脸上，发现他也在打量她。从他那专注的目光里，她读到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奇。不多，也不少，就这样。不过，她从心里并不反感他那审视的目光，因为她还不是已经把他从头到脚细看了一遍？海面上吹来一阵阵冰冷的风，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傍晚，初来者会惊诧于海风的刺骨，当地人却早已



习以为常了。

她注意到他左眉上有一条疤痕，这给他的相貌加上了几分野性。他虽不能算英俊，看上去刚强而又略显粗野。不过还好，他没穿那种南好莱坞社团成员的运动服，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他那身简朴褪色的短衫裤在沙滩上愈显出了他这个人的朴实与几分狂劲。

他脖子上没有金链，她发自心底的赞他。再没有什么比男人脖子上粗重的金项链更让她倒胃口的了。有位女友曾评论说她挑选男人的品味不高，想到这儿，她暗觉好笑。确实如此，她总是忍不住要把她所遇见的男人同她的父兄相比。她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让人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乐观、理智，尽管他们不理解她的有些选择。真正的男人——虽然她不懂自己为什么会知懂，可她的良觉告诉她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好，”伊莉莎白说着对她沙滩上的浴巾瞟了一眼。“你吓了我一跳。”

她抓住了他眼中一闪即逝的惊诧。他眨了一下眼睛。她忍住了涌上来的笑意。她知道他为什么会惊诧：因为她那不同寻常的声音。男人，特别是对他不熟悉的男人，经常会把这声音同诱惑联系起来，只有了解她的人才知道这种诱人的声音出于遗传，她的母亲和姐姐也有这种陈年醇酿般让人陶醉的嗓音。

“那么咱们扯平了，我也被你吓了。我还以为这儿就我一人呢。”他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横在两人之间的浴巾。“是你的？”他的目光仍在她的身上和脸上逡巡。

他把身体重心移到没受伤的那只脚上，然后身体没动，只是伸出拐杖把沙滩上的浴巾挑起来递给她。

她又在心底为他赞叹，这一次是为他知礼与殷勤。她迈步向前，伸手指尖接住了浴巾，抖了抖上面的砂粒，仍站在及膝的海水中。“谢谢。”



“这是我的荣幸。”

她用浴巾抹干脸上、胳膊上和腿上的水珠，好奇的眼光却始终没离开眼前的男人。在这样的目光审视下，他并没有局促。他只是回报以更坦白的目光，以示要表明自己无需隐藏什么。她真希望这坦白是真实的，这诚实也不添任何虚假。“除了凌晨，这会儿是我最喜欢的时候了。”

“你不介意与我分享吧？”他问。

从他的声音中，她听出了一个惯于在女人身边周旋的男人的自信。奇怪的是，她并没觉得可怕。他那充满磁性与诱惑的声音在她心中激起了一阵涟漪。她把浴巾围在腰间，朗声笑了。“当然不介意。天堂应该是大家共享的。”

“你总是一个到海里游泳吗？”

身后海浪柔声呢喃着，可伊莉莎白还是听出了对方问话中的锋芒。“是的，”她承认，稍稍远离了的谨慎又回来了。“我在这儿当过好几年的水上救生员，怎么样，不再替我担心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着，目光掠过她那苗条标致的身体。伊莉莎白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很沉稳，不冲动。她很重这些。

“不怎么担心了，毕竟这儿是你的地盘。”

她放松了。“正是这样。是我的地盘。”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冲淡了言语中的紧张，不过她说话的语气表明她没有完全放松。“我很尊敬自然母亲的威力。”

“该对你的判断力表示重视了。”

她点了点头。那一刻，她敢肯定他对一个陌生人从未如此尊敬，如此恭维过。有那么一瞬，她忍不住觉得若有所失，为什么她身边亲近的人从未这样待过她呢？她甩了甩头，似乎在甩开这种不开心，对他说：“我想我们是邻居吧。”

远处有警笛声划空而过，打断了她的话。她打了个寒噤，沙滩



那边初绽的街灯映入她的眼帘。她在心里提醒自己,即使是在天堂里也需要警惕的守护神。她一像是这样珍惜自己的名节,但是命运借一个陌生人的手携走了她的梦。

他突然动了一下。伊莉莎白又把目光从远处移了回来。她先是受了一惊,凝神细看才发现他只是在退离水边。她想让自己相信他是因为听到警笛声才这样做的,他不想让她觉得自己有威胁。

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一定注意到了她的紧张与警觉,可他却平静地问:“你住这儿很久了吗?”

她点了一下头。“你是来看朋友的?”她想证实自己心中的怀疑。

“没错。哈尔和戴安娜·巴克曼把他们的房子借我住一夏天。”

“这么说咱们真的是邻居了,起码是你住这的时候。”巴克曼夫妇同其他那些富有的好莱坞精英们一样,早在几年以前就在海滨区为自己谋得一处华宅,他们大多在德尔马市都有住处。她认定眼前的男人也属于那个精英团体,不过他不是影星,也许是编剧或制片人。她走出浅水区,伸出右手。“我叫伊莉莎白·帕克。”

他尽力优雅地站稳身子,同样他伸手给她。“迈克尔·卡西蒂。”

她握到了他的手。他的手触摸在她心底激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暖暖的,很亲近。片刻的接触以后,她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是已经晚了;有什么东西涌入了她的血流中,滚烫滚烫的。伊莉莎白忍不止颤抖了一下。

他皱了一下眉头。“你冷吗?”

她觉得身上滚烫又冰冷,可她不想承认,毕竟她对眼前这男人还一无所知。“不太冷。这儿的夜风我已经吹惯了。”她强笑了一笑。“不过游客们倒是会大吃一惊的。”

他笑了。“怎么说呢,不过你很喜欢这样。”



伊莉莎白耸了耸肩，他的敏锐更激起了她的兴趣。“这样就很容易区分当地人和外面来的人了。”

“你这个标准很有价值。”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她很欣赏他这种不露声色的幽默。

“我得回去了。你要不嫌我蜗牛爬的话，我邀你作伴。”

“带路吧。”她鼓励道。

他小心地转过身子，免得被散砂碎石绊倒。伊莉莎白走在他的身旁，两人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可这沉默中却有一种默契，她的担心逐渐消失了。迈克尔·卡西蒂只不过是那个有魅力的拄拐的男人。

不过她知道，真正的危险，在感情及其他方面，在最初的时候总是只露冰山一角的；她知道，因为她有经验。一声叹息冲口而出，她就不能忘了那个未婚夫吗？她还能再一次信赖一个男人吗？她感觉到了迈克尔投来的询问的目光。可他压下了自己的好奇，没有来打断她的思绪；这又让她在心里为他喝了一声彩。伊莉莎白不愿向人解释她的过去，更别提是与陌生人讲述了。

他们走过了几幢优雅别致的住宅，经过了一家海滨餐馆。她绕过一把空着的沙滩椅，重又回到他的身边一起往前走。“你用这副拐有些日子了吧？”

“四十四天。”

“怎么回事？”

他向她这边投来懊恼的一瞥。“该向左的时候我向右了，总之是我自己不小心。好消息是，这不是永久性的。”

“老是不很方便。我有段时间也用过那两根棍子，简直恨死它们了。你显然已经过了卧床乱发脾气的阶段了。”她笑得灿然。

他也笑了。“算是过了吧。自从出了这事儿，我想我得离我那帮朋友远点了。”



她爽声笑了。“让我猜猜看。是跟腱受伤？”

“正是如此。”

“痊愈时间很难预测。”

“还有呢？”

“不是闹着玩儿，”她深表同情。“不过你看上去没问题，能顺利度过。”“我都快烦死了。”“可你挑了个好地方来烦死。”“我不否认，我很感激哈尔和戴安娜能把他们的房子借给我。”

“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大女儿有一次游泳被淹住了，是我救了她。后来就常去他们家，是好人。”

“是好人，我与他们认识好多年了。”他突然住口不说了，苦着脸把腿伸直，把裹着纱布的脚放在一根漂流木上。

伊莉莎白犹豫了一下，向他这边望来。海滨餐馆里的灯光映亮了他那突然变得苍白的脸。“怎么啦？”

“疲劳过度，抽筋了，”他从牙缝里吐出这几个字，然后弯下腰去按摩那条好腿的小腿肚。“今天晚上我走得太远了。”

对他的诚实她很欣赏。“我的占卜水晶球告诉我你拄着拐一直走到那边崖下，然后又往回一直走到这儿。”

惊异与疼痛同时显现在他的脸上；他站直身子看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我用拐杖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她承认。

“为什么？”

“我那次把脚扭了，我想让自己锻炼一下。”

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那会儿是运动员吗？”

他的目光在她胸前呆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这才回到她的脸上。她这一次没有觉得对方的行为有什么冒犯的含义；相反，她觉得自己心跳加快了。幸好，天色已暗，昏黑的夜色掩去了涌上她面颊的红润。她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欣赏，这个不但使她吃惊，反而



让她觉得有些窃喜。

伊莉莎白清了清嗓子，把注意力从他那张狂劲的脸上收回来，回答了他的提问。“非专业的。我那会儿在跑长跑，只是为了向我的一个哥哥证明一个观点。”

“你证明了吗？”

她笑了。“不算是，他使我自己感到无聊。”

“你看上去并不在乎。”

“大哥是想让我知道一点，当我的身体拒绝合作的时候，应该用大脑指挥。那一天我上了很重视要的一课，知道了界线的存在。”

“你很坦率，毫不隐瞒地让我读你。”迈克尔语调中有一丝怪异。

她耸了耸肩。“无法事先预料伤害。”

他盯住她看了一会儿。“你不怕我。”

他这句话声音不大，却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一拳向她打来。伊莉莎白觉得刚才所有被她挥去的紧张全涌了回来。她收回了笑容，她那张充满生气的脸和闪亮的眸子一起黯淡了下来。“这话怎么讲？”

“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自从你看见了我就一直在观察我，你的身体语言充满魅力，你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快就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她柔声问道，“我应该怕你吗，迈克尔·卡西蒂？”她不在乎他脸上的诧异。“她急于知道他的结果。”

“绝对不。”他说得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

“我不想把你吓着。我只是……同陌生人说话是件很冒险的事。”

“在当今的社会，同陌生人交谈的确是件很冒险的事，可我还不到要因噎废食的程度，我还不想就此停止生活。”



“你好像比别的女性更懂得城市生活的乐趣，”他说。“你不会轻易屈服，是吗？”

她毫个掩饰自己的诧异。“你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可你这话听上去已经足够大明你的性别歧视了。”

“是吗？对不起。”他不情愿地承认着。

听了他毫无悔意的道歉，伊莉莎白强忍住微笑。“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对我来说是第二天性，这一点也个奇怪，因为——”她没往下说。提到她的警察身份就会牵出那一些痛苦的回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警察。”

“原来如此。”

听上他像是刚解开了一道难题，她又减少了几分内心的紧张。“除非你打算击倒我，抢走我的提包，可我没带任何包，所以我们之间没问题。况且，我认为作案后如何快速撤离，这时你可是非同一般。”

“我从来不拦路抢劫。”

他的面无表情逗乐了她，她的笑声沙哑，像一只温柔抚慰的手。“那样我就不担心了。”

“你的嗓音很独特。”

“他们都这么说。”她不再看他的脸。

“我是说你的笑声，”他反驳她，似乎不愿让她以为他是个乱恭维女人声音的人。“不过我得承认你说话的声音很独特。”

“我们家里的女人声音都这样。”

他没有马上接话，而是定定地望着她。他脸上的表情又一次叩动了伊莉莎白的心扉。她不知怎样回答，只好把目光投向别处，可她的心却跳得很猛。

“很多男人迷失在声音里，不是吗？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究竟想让你怎么样，他们无法向一个正在说话的女人传达自己的想法。在



你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敢打赌，他们一定听不见你的话，他们迷失在声音里了。”

她点了点头，很高兴他把她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不只是一个声音或是一个身体。这一点让她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你明白吗？你知道某个特定的女人的声音会让一个男人心痛吗？”

这个问题以及他低沉的噪音中流露出的亲密都让她很吃惊。她屏住呼吸，盯住他的脸，想从中找出一点真诚。她心中涌动着不可言喻的渴望，她希望他同她从前认识的所有男人都不同。特别是那个人，他跟她的家人一样不理解她所做的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她希望眼前这个男人与他们不同。

并无犹疑，虽然她以前从未同一个初遇的男人进行过类似的交谈，但是伊莉莎白不愿回避他的问题。她觉得应该而对它——还有他。“男人应该留心倾听没说出来的那些话，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重要的信息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传达。”

“猜测别人的心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忽然很明显的东西是够明智的，”她反驳道。“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用耳用心去倾听，而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如果我们要做朋友的话，我就得记住这一点，是吗？”

她怔了一下，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在脑中自己幻想一个男人容易，可要邀请一个实实在在的男人进入她的世界则是另外一回事。

迈克尔在等待。海滨边上一个公共停车场的灯光照在她脸上，他细细品味着这张脸。“存在着友谊，伊莉莎白·帕克。”

她个愿表露出腼腆，迎上了他的目光。那些特定的策略，尤其是面对这类情况时的套话对她来说从不适用，现在仍不适用。“友谊是存在的，”她承认，“可这需要时间，我按自己规则做事。我不想



被人利用或受人操纵。”

“你想表达的就是字向意思，是吗？”

“是的。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大多数人不是这样。”

“大多数人玩的是文字游戏。我不。从不。生活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

“过于诚实有时是利有弊的。”

“这正是我选定的生活方式。”

迈克尔冲她缓缓点了点头，但他再没说什么。伊莉莎白知道自己触到了对方深处，但她不想迫他作出什么解释。她默默地望着他重新向前走去。他现在已精力全无，可他那强壮的躯体里可能蕴藏的能量触动了她的思绪。她记起了从前，记起了自己那从未被真正熨帖过的激情，即使是那个她差一点就嫁了的男人也没能做到这一点。

伊莉莎白重新跟上了迈克尔的脚步。她提醒自己冲动绝不是她的风格，她内心有个声音告诫她要及早把这个男人从朋友候选人名单上划掉。在生活这副牌中，他这张是未知而又无法把握。作为一个诚实的女人，也许命中注定她是个失败者，这一点她感觉到一点。

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可迈克尔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让她靠近他。是的，她现在很繁忙，可这无关紧要。是的，她白天在大学的课程安排得很满，晚上大部分时间来学习，而且她最近刚经过一片危机四伏的雷区，可这些也并无妨碍。她知道自己得集中精力奔向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为自己选择的一个新职业。可其他的那些需要，那些荒疏许久的需要这会儿开始在她心中涌动。而她知道得很清楚，考虑这些个人的需要就意味着要冒她无法预料的情感风险。



他们经过几座灯火辉煌的住宅，经过一家生意红火的餐馆，还经过一群围坐篝火的年轻人。笑声、低语声和音乐涌动在夜的气息里，同心底涨潮的轻诉相互回应。两个人都沉默着，可伊莉莎白并不想打破这充满了默契的静寂。这种沉默令人舒服，全然不同于从前跟男人交谈中间出现的令人尴尬的沉默。

她渐渐慢下来了，空寂无人的十九街救生塔映入她的眼帘。塔顶悬灯的光晕在夜里显得格外明亮。她记起了那些担任海上救生员的夏天，她坐在塔上，照料暂时与父母失散的儿童，或是教老的少的、当地的外地的人们游泳。

他也放慢了脚步。“当救生员是在这儿吗？”

“是的。”

“回忆很美好吗？”

“很美好的回忆，”伊莉莎白回答。“真想念那些日子的简单。”

“当你有希望有将来的时候，生活总是很简单的。”他说。

她愣了一下，细细品味着他的这句话，然后又陷入回忆。她曾经相信生活是简单的，可后来一切都变得那么复杂，她迷失了。当她走过救生塔和她家中间那三家住宅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迈克尔·卡西蒂其实抓住了复杂的生活问题和更复杂的答案。对于他刚才的那句话，她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叫好，另一个声音却不以为然；后者让她记起了那些她曾以柔弱的情和敏感的心相托付的人。伊莉莎白告诫自己：陌生人的同情与我无用。而同情其实又正是她所需要的，家人的不理解至今仍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

她需要迈克尔·卡西蒂做她的朋友吗？她不知道。伊莉莎白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由于，她明白这确实不重要。他们就像黑夜中各沿航线航行的两艘船，这种擦肩而过是不会有结果的。绝对不会有结果的，她对自己说。她在自己那间刚装修完的住宅门口止住了脚步，心中只感到遗憾。她默默感谢上苍赐予的



黑暗帮她遮盖上复杂的情感。

“谢谢你陪我。”

“这是我的荣幸。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她说。她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高兴一些。

他直了直身子，沉思了一会儿。伊莉莎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可她还是屏住了呼吸，让他去凝视自己。

“听上去可能性不大。”他终于说。

她轻出一口气。“我很忙。”

他点点头。“我明白”

他的语调表明他理解了她的话，但也不是一个很明白的说法，所以她也不解释。“你多保重自己，迈克尔。”她转身向她小屋前的一排矮墙走去。

“你也保重，伊莉莎白。”

他叫她名字时声音中的遗憾令她迟疑一下。这遗憾似乎是真诚的，他似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她刚在两人中间竖起的障碍，她把这看成是他对她的尊重。她回头望着他。“巴克曼家后院门旁边挂着一个古董铃档。你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或身处险境，邻居们按理是该帮忙的。”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妈的！”

她听出来他有点上火，但是并没惹火她，反倒觉得很理解他，甚至很同情他。“我还以为你是这儿最不能自理的人呢。”

“对个起。我还不习惯这样，”迈克尔说，声音中的恼怒变成了平静，还有一丝刚硬。“我不喜欢这样。”

一种复杂而又无头绪的情感涌上她的心头。她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冲动，不让自己去抚慰他。“我很理解。依靠他人让人显得卑微。它让我们时刻记着总有那么一些时候生命是脆弱无力的，这很痛苦。”



他大呼了一下气，声音粗重。她感觉到他的膝盖在发抖，却不是因为疲劳。她也是。伊莉莎白提醒自己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她以救人为职的时候了，她朝那堵矮墙走去。身后的沉静让她迟疑了下，她决定再回头看他最后一眼。月亮升起来了，洁白无瑕的一轮明月照在他那充满男子气的高大身躯上，照在支持他站立的那副拐杖上。

“请多保重，迈克尔·卡西蒂。”她说。这声道别同寻常的再见迥然相异，因为一种复杂的情绪正纠缠着她。她尽情想像着。这个陌生的男人，如果她给他机会，他就有能力俘获她的心。可是，被这样一个男人抱在怀里该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他的拥抱、他的激情会是什么样的呢？她停止了想象。她的心在隐隐作痛。

“你也保重，伊莉莎白·帕克。你也保重。”